

与印华文学的复苏和发展同步

我读诗、写诗、译诗、说诗的思索下

味/像棕色的粘土那么凝聚牢固。在第三段出现了突变：棕色的阴历年糕/切成块块每人一块共享甜美/心与心化为棕色的粘土。在这里有一种共处共享的“形成”的过程。他的批评是不客气地，是坦诚的。我觉得要避免诗歌散文化确是很不容易，非下苦功不可。

2006年我出版我翻译的印尼文版中国新诗选集（共199首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新诗作品），《竹帘-----中国新诗集》（Tirai Bambu----- Kumpulan Puisi Baru Tiongkok），而后又在201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集印尼文翻译版，《雪、咏梅》（Salju & Nyanyian Bunga Mei（共63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十几年排华反华政策的结果，印尼民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尤其是对现代与当代的中国文化、文学、诗歌十分陌生。近年来改革开放以后，在与印尼文文学界、文化界朋友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和热切的求知欲望。同时我也急切地希望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的中国文学。

2007年我与严唯真（林志强）、林万里、林文庆、刘杰盛等文友成立“印华文学社”，同时在国际日报上开辟文学周刊，采用了九十年代中期《绿岛》的名称。新生的《绿岛》主编还是严唯真，编委沙里洪、雨村和林万里。



卜汝亮夫妇

他们都是印华文学资深作家。2009年严唯真逝世，由我顶替，担任主编。2010年四月我出版自己的创作诗、译诗和说诗随笔的合集本，《我没见过中国的月亮》。居住泗水的容子先生是印华文学界的前辈，是印尼西区的文学活动的主将和引领人，不料他在国际日报发表题为《它会在海外华人“诗之星空”长久闪耀-----读卜汝亮诗集〈我没见过中国的月亮〉》的评论。我的与书《我没见过中国的月亮》同名的诗作，也得到文友们的赞赏，两位在印尼教授华文的中国老师，印华文学的热诚关注者，马峰和望西，还著文评析。

2008年印华著名诗人，叶竹主持印尼东区泗水《千岛日报》副刊，《千岛诗页》（月刊）。之前，2002年叶竹主持不定期《印华诗刊》至2008年第八期。《千岛诗页》出版至第七期，我写了一篇论文，《努力走向成熟的印华诗歌-----看〈千岛诗页〉，探寻印华诗歌的走向》，以《千岛诗

页》为观察对象，探寻印华诗歌在印尼改革开放之后崛起和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问题、路向和前程。2012年5月，我出版我的散文集《千岛中华儿女》，顺提。

十几年来，印尼华文文化的复苏，印华文学的重新绽露，其队伍主要是由老年人和中年人组成。老年写作者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华文教师和知识分子，如今他们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个时代的诗歌传统的延续人。他们接触现代性的文学，新诗歌潮流和新诗歌传统也才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中年写作者是在冰冻期间的困境中在当时唯一的官方出版的中文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的第二代写作者，如今他们也已经五十岁的中年人。与老年诗歌写作者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触港台和新加坡偷渡来的新的现代的文学和诗歌现象和读物，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的文化和诗歌传统十分陌生，只有在近十年来的开放的年代才开始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交往。这两代在不同时代背景成长的不同辈分的诗歌写作者当然就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诗观。他们创作出不同传统色彩和风貌的诗歌作品。这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代沟显得明显和严重，所以，印华诗坛关于传统和现代的

写作路向和风格以及两者之间的争议就显得突出，甚至有时会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第三代的写作者世纪之交刚学会华语的，语言底子尚差的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人数不多。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印华文学出现更为年轻的写作者，他们是曾经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念过华文的大学毕业生，从中国来印尼教汉语或工作而长期留居在印尼以及与印尼华人通婚后在印尼定居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学历高，语言基础好，甚至文学素养相对优异，他们的加入给印华文学和诗歌带来新气象和动力，弥补了第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第四代文学队伍之间的缺憾，修补了印华文学的断层断裂。

从另一个角度看，前期的印尼华人华文写作者受到华文教育，作为中国的国民，他们面向中国。如今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转入印尼籍，成为印尼国民，不过他们在文化上还有浓浓的中国色彩和传统观念。正是这种中华文化传统和氛围，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天地和视野，也让这华文群体（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对本国的地方和民族文化感到生疏、陌生，更不能从中获取裨益和吸收养分，丰富和充实自己。因此印华诗歌缺乏本土色彩和印尼民族风貌的情况就不足为奇的了。印华诗歌



作品，在风格、色彩和个性方面，还没有显示出印尼或印尼华族的地方特异性和独特性。

我们印华诗歌写作者学习、探索和发展的道路还是很漫长的。印华诗歌写作者正在做双向的努力：老一辈诗歌写作者以传统为立足点学习现代的诗歌，努力使自己现代化；中年一代的诗歌写作者以现代人的姿态，积极地向中国的传统诗歌吸取养分，努力使自己传统化。另一方面，印华诗歌写作者应该面向本土，提高本土意识，阔步走向生活，开阔视野，丰富自己的阅历和精神财富，在诗歌创作的本土化、民族化和个性化方面显现印华诗歌独有的特色。这是印华诗歌写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努力提高自己的目标。

十多年来，我读诗、写诗、译诗、说诗，与印华文学的复苏和发展同步。我十分幸运，我创作的诗歌，并没有完全“像风一样一扫而过，吹得无影无踪，不留一点痕迹”。

作者：卜汝亮